

古代军旅诗

GU DA I
JUN LUSHI
ZONGHENG
TAN

横
谈

● 陈善文著

● SHANGHAI
GUJI

CHUBAN SHE

● CHEN SHAN WEN



古代军旅诗纵横谈

陈善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插页 2 印张 5.625 字数 101,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ISBN 7-5325-0109-4

I·15 定价: 1.60 元

前 言

战争，是古典诗歌中重要的题材和内容之一。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与战争有关的篇章，几占十分之一。虽然这些短小零碎的诗，简古深奥，它的精湛的艺术，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欣赏，但它是我国战争诗歌的源头。

战国时代仅存的一部诗集《楚辞》，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珍贵的战争诗歌遗产——《国殇》，它是封建社会初期战争的重要史料，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我国人民忠于祖国的崇高精神，是一篇史诗似的光辉篇章。

由于数百年的断续的战争，汉魏六朝流行的古诗和乐府诗歌中，也保留了一部分反映我国人民富有尚武精神的刚健清新的好诗；其中更有不少写战争离乱和军旅艰辛的作品，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战争的感受和看法。

诗歌到唐代发展到了它的艺术的高峰，这时诗坛绽放出一株别具丰姿的新花——边塞诗。边塞诗的盛行和这一诗派的形成，标志战争诗歌的空前繁荣。中古以前，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多在四界边塞内外进行。秦、汉修筑长城，在万余里漫长的防御

线上,险要地方多设置关隘亭障,戍楼城堡,这样,守关夺隘成了战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两汉长期的对外战争,经历了多次著名的战役和战斗,涌现出一批名将,如卫青、霍去病、张骞、李广、班超、窦宪等。由于唐代和汉代的国力和对外斗争形势有某些近似之处,唐诗中习用以汉喻唐、指汉颂唐的手法。因此,边塞诗中经常出现上述人物,使读者产生怀古的情思。尤其诗中形象的描述,如本来是荒凉苦寒、寂寞枯燥的塞外,写得雄浑壮阔,瑰丽无比;本来是单调艰辛的军旅生活,残酷惨烈的攻守战斗,却写得气壮山河,神采飞扬,处处启人遐想,唤起人们为保卫国土而献身的激情。唐边塞诗佳作如林,珠玉纷呈,体现了汉、唐两代所代表的昂扬奋发的民族精神。

两宋是积弱的朝代,自始至终都处于辽、金两族侵陵困扰之中,斗争形势恰和汉、唐相反,战争诗歌表现为以抵御侵略、收复失地为中心的特定主题。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们的高尚情操和光辉诗篇,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人民的敌忾。

中国古代战争诗歌,内容丰富,一般地说,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主流是健康的,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反映,是哺育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乳汁。读者可从这些诗歌中,得到优美的艺术享受,学到古代人民军事斗争知识,了解到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民族英雄的贡献和业绩。从而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培养爱国主义的情操。

本书介绍了自战国至南宋约三十余家百篇以上有代表性的反映战争的诗歌，其中有屈原《九歌》中的《国殇》、唐代王昌龄、高适、岑参诸家的边塞诗章，宋岳飞、文天祥的爱国篇什。战争作为诗歌题材，其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因此，书中对因战争而间接反映到生活中的闺怨诗，以及表现一代英雄项羽末日的《垓下歌》、曹操的英武悲壮的行军诗、蔡文姬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等，也都作了介绍。从这广阔的题材中，读者基本上能读到历代流传下来的战争诗歌名篇。

本书写法以讲述为主，对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古代战争的特征相应地作了较多的解释。从内容和写法来看，这是一本介析历代战争诗歌的通俗读物，编者愿意把它献给全国的青年、前方的卫国英雄，期望通过它为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做出一点贡献。篇中讲解有不当或错误之处，还求读者给予指正。

作者

于湖北公安县柳浪湖畔

目 录

前 言	1
-----------	---

“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国殇》与古代车战	1
---------------------	---

悲歌凯歌论英雄

——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与 垓下之战	8
----------------------------------	---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的武功和他的战争诗	15
---------------------	----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谈赤壁题咏诗	21
----------------	----

自古幽并多游侠

——从《白马篇》谈游侠	27
-------------------	----

控诉战乱的哀歌

——谈蔡文姬的《悲愤诗》和《胡笳十 八拍》	32
--------------------------------	----

女战斗英雄的颂歌

——谈北朝民歌《木兰诗》	46
--------------------	----

唐代战争诗歌的开拓者

——谈陈子昂的战争诗	52
------------------	----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的《凉州词》及其他……………58

“秦时明月汉时关”

——谈王昌龄的边塞诗……………61

壮阔漪丽的塞上风光

——谈王维的边塞诗……………67

斗酒挥毫写军歌

——谈诗仙李白的战争诗……………72

“白日登山望烽火”

——谈李颀的《从军行》……………79

长歌漫吟《燕歌行》

——谈高适的边塞诗……………83

冰雪风沙话塞外

——谈岑参的边塞诗……………91

睢阳围城说张巡

——历史名臣张巡《守睢阳作》与安史之乱…98

一代诗史杜工部

——谈杜甫反映战乱的诗歌……………103

“此恨绵绵无绝期”

——由《长恨歌》谈马嵬兵变……………114

军旅生活的逼真写照

——谈卢纶的《塞下曲》……………128

塞北风光的写生画

——谈李益的边塞诗……………133

诗意新异写边愁

——谈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137

“男儿何不带吴钩”

——谈“投笔从戎”诗 ……141

捣就征衣寄万里

——谈《捣衣诗》 ……146

“梦魂不到关山难”

——谈闺怨诗 ……149

“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

——谈常建诗 ……154

浩气塞长空

——岳飞的诗文和他的抗金业绩 ……159

“忠肝如铁石”

——文天祥《过零丁洋》 ……168

“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国殇》与古代车战

从头到尾读一遍《九歌》，就可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这就是诗中所列九种被祭祀的神祇，前八种都是神灵仙怪。他们的活动，上天入地，虚无缥缈，浪漫情调极浓。独有第九种《国殇》，一反以上格调。没有神话成份，而是具体写一次战斗的情况和场景，歌颂为国牺牲的战士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

在《国殇》以前的战争诗歌，只有散见于《诗经》中的一鳞片爪。没有或者很少专门写军旅生活、具体描写战斗的诗歌。这样，《国殇》就成了我国诗史上第一篇气势最雄浑的描写战争的杰作了。

《九歌》是民间祭祀鬼神的组歌，经过屈原修改、润饰、整理或仿作出来的。《乐府诗集》说“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说明刘禹锡就是学屈原作《九歌》而作《竹枝》新辞的。

在有些地方如古南郢一带，这一类祭祀和歌，还可以听到和看到，但似乎没有涉及《国殇》这一类性质的。倒是在祭过正头主的神之后，捎带祭一下无

主的“孤魂野鬼”。王夫之说：“国殇，为国战死之魂也。无主之鬼曰殇。”（《楚辞通释》）由此可见，民间祭歌中原没有“国殇”这一神祇，而是屈原为“孤魂野鬼”而创作的。事实上，“孤魂野鬼”多半是战死或客死他乡的“无主之鬼”。但是屈原为什么把为国战死的鬼魂与其他神祇并列，提到神的地位？就是说屈原为什么要写《国殇》？

在屈原（前三四〇——前二七八）一生的政治生活经历中，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直处于积弱状态。特别是楚怀王和顷襄王两代统治时期，对主要敌手秦国的外交和军事斗争，着着失败。许多将士，由于楚国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决策与指挥，暴骨沙泥。诗人自己又一再遭谗被逐，因而将满腔义愤懑之情，移而悼念为国战死的战士们的冤苦，这可能就是写作《国殇》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九歌·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被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絏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武装部队的主要兵种是战车兵。这首不算长的诗，不仅具体地、形象地描写了一个生动的壮烈的战斗场景，还为我们提供了战国时代战争的兵种、兵器、战术、阵法等方面的丰富史料。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冶金技术的发达，大量铜制和部分铁制的兵器已很精良。当时就已有因产地而著名的兵器，如秦弓、吴戈和吴越荆楚的刀剑等。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发掘报告，仅就目前发掘很小一部分俑坑，即已出土刀矛戈殳等各种兵器实物一万多件。随着兵器的精良，作为战斗中最主要防护装备的胄盾，由原始社会的藤木发展到战国时代已用皮革为材料。犀革是皮革中最坚牢的一种，是有效的防御装备。将士们打仗要披甲戴盔，但因负重，行动迟缓，于是战车兵越来越成为主要兵种。各国实力均以兵车计算，战国时代有百乘、千乘甚至万乘的国家。车战在我国大概始于商代，相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就有“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的说法。每乘战车配备三名甲士，一驭手居中驾车，称为“御”，一车左，持弓箭，主射远；一车右（或称戎右），持戈矛等长柄兵器和几种备用短兵，是战车兵的主要战斗员。战马四匹一组，拖一辆战车。交战时，在指挥车的带领下，呈一线横列队形，两车互向对方冲击。人在车上左右击刺，互相砍杀。这就是“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为我们提供的情况。由于战车一般

有三米宽、三米长(包括马占的幅度),车轮大,车厢短,交战中只有到车毂交错时才开始进入战斗行动——不十分有效的长柄兵器的对刺,最后才弃车白刃搏斗。

这首诗三句至八句:“旌蔽日兮……弃原野”,具体地描写了一场极其激烈惨酷的战斗。战斗开始了,旌旗蔽日,敌兵如潮涌地排山倒海而来。双方弓弦鸣鸣震响,矢如飞蝗,互相撞击,纷纷坠地。敌人的战车朝我阵地驰来,横冲直撞,挫动了我军的阵脚,冲乱了我军队形,这时车毂交错,短兵相接,拉车的驂马死了,刀也砍缺了,干脆用土封住车轮,拴住马匹,战士们在不绝的鼓声中,白刃搏战,只杀得天昏地暗,尸骨枕藉。

最后八句:“出不入兮……为鬼雄。”诗人满腔激情地咏叹了将士们为国勇敢牺牲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至今读来,还为那种激情所感染。

从这首诗的创作意图来看,悼念“国殇”的感情是主要的。所以诗人以近一半(八句)的篇幅来表达对这种精神的赞美和崇敬。由于前面战斗场景写得生动翔实,所以诗人笔下的“国殇”,有血有肉,而不是概念化的。

再说诗中描写的两军态势和战斗的具体过程,是楚军严阵以待取守势,敌军汹汹扑来,冲进楚阵,打乱楚军阵脚,双方拚杀,直至楚军全军覆没。特别是以一辆指挥车为代表,分别叙述了具体职责不同

的三个成员的英勇表现：披甲执锐英勇杀敌的戎右，在飞矢交坠下驭车冲锋和辕马死伤后又坚持战斗的御者，始终保持鼓声不绝的坚持战斗指挥的主将。屈原的一生，目睹并亲历了楚国屡受强敌欺凌，日趋衰落这一历史进程。公元前三一二年，秦用离间破坏了楚、齐联盟，楚怀王因商於问题受骗，次年愤而攻秦，大败。死甲士八万，失汉中郡，大将屈匄被掳。楚怀王大怒，发全国兵攻秦，又大败。公元前二九九年，楚怀王再次受骗，被秦诱俘。公元前二九三年，秦大破韩、魏的伊阙之战后，秦兵主力南向击楚，形势急转直下。公元前二八〇年，秦攻楚，取楚上庸及汉北地；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等等。屈原就在秦拔郢都这一年含愤投汨罗江自尽。约半个世纪后的公元前二二三年，楚国终为秦灭亡。虽然屈原作《九歌》时，郢都未陷落，但诗人的敏锐观察，已预见到楚国的命运。

为增强艺术表现力，诗中先写混战，给读者展示一幅战斗的画卷。首先触及读者眼帘的，就是“操吴戈兮被犀甲”的威武雄壮的楚国战士，和秦军在战车纵横交错的阵地上短兵相接的残酷厮杀，使读者意夺神骇。接着就导引读者的视线掠过画面：旌旗蔽日，战云低霭。“矢交坠兮……击鸣鼓”五句诗，把敌我、人马、金鼓、战斗交织在一起，场景热烈，跃然纸上。然后用“天时坠兮……弃原野”两句，收煞战斗的描写。

这首诗以慷慨悲壮，意绪高昂著称。虽然战斗牺牲惨烈，但无哀伤凄惻之感，无怨天恨命的情调。表现出慷慨赴死的英勇精神。所以《国殇》实在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诗篇之一。它的思想内容深刻宏博，感情格调深厚激越。更值得注意的是诗歌艺术达到了最高峰的唐代，许多著名的战争诗中，也很少能超过它的。不仅如此，它的思想、语言和立意，又一直为后世写战争诗歌的诗人所师承和取譬。如：“援玉桴兮击鸣鼓”和常建的“军败鼓声死”（《吊王将军墓》）、“首身离兮心不怨”和高适的“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子魂魄兮为鬼雄”和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绝句》）在形象意境上俱极相似。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屈原又何来这种军旅生活的体验呢？我们似乎可以从侧面找到一些迹象。中国上古时代，特别是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初期，凡是贵族都必定受武士教育，这是世界各国历史共有的情况。这种教育在中国，就是孔子也受过并教过别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军事训练。所以，那时一般青年贵族起码可以当甲士，人人都会打仗或者打过仗。这可从一些典籍上找到证明：“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管子·版法解》）书社就是封邑，有封邑的当然是贵族。可说有相当地位的贵族，多数都有战争经验和战斗的经历。以楚国经历的战争之多，曾一度运筹庙堂、

决策国是的屈原，身临过战场，熟悉军旅战阵之事，是不无可能的。所以近代学者更有认为《国殇》所写非仅文字上的传绘，或者屈原有着以统帅自许的意思，这虽然是属于历史的探讨，尚有待于论证。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国殇》不是失败主义的作品，而是一首英雄的史诗。

悲歌凯歌论英雄

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 与垓下之战

一般读者对于《诗经》、《楚辞》有时不免觉得简古深奥，不易通晓。但是如果我们读到项羽的《垓下歌》和刘邦的《大风歌》那样粗犷豪放，雄浑朴实的短诗，就会感到余味深长，比较通畅惬意。特别是这两首诗的内容，关系着中国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规模空前的大战争，更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

先从项羽的《垓下歌》谈起。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历史上，楚霸王是人所公认的英雄，但英雄的归宿，却是那样的出人意外。一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摧毁了空前强大的嬴秦王朝的农民起义军的总指挥，竟然落得功败垂成，自刎乌江。并且在自刎之前，还唱了这首苍凉激越的《垓下歌》，更使这一下场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史记·项羽本纪》对项羽一生的英雄业绩和自刎前的思想矛盾，描绘得极其翔实生动，就像一篇小

说一样引人入胜。项羽名籍，字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起兵八年（公元前二〇九——二〇二年），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尤其在灭秦的最后一次大战——钜鹿之战中，破釜沉舟，以示必死决心。结果“杀苏角，虏王离”，大破秦军。项羽当时“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由此看来，项羽自诩“力拔山兮气盖世”，并非夸饰。但在与刘邦逐鹿中原夺取天下的战争中，屡屡失策，尤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战略决战——成皋之战，刘邦以十万兵力，歼灭了项羽的四十万大军，导致项羽垓下被围，最后自刎。这一战的情况，《本纪》中介绍项羽屯兵垓下，兵少粮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羽夜闻四面皆楚歌，大惊云：“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深感大势已去。面对美姬名骓，不胜愁烦，乃引吭而歌，声调激越，情绪悲壮，众皆泣下，莫能仰视。于是项羽乃上战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连夜突围。平明，汉军发觉后，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兵追击。项羽奔东城，从者仅剩二十八骑。他估计这次不能脱险，对从者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将所剩残骑分四路，自己身先冲杀，几次突围。首先斩一汉将，又吓退汉追将赤泉